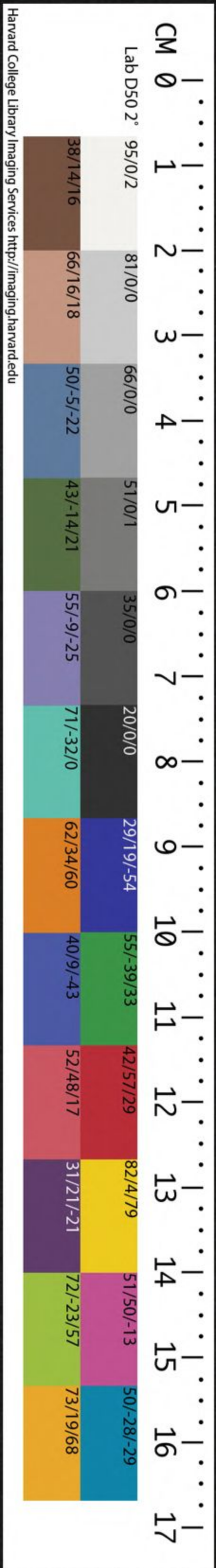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T2516/7928(19)

後漢ノ二

卷ノ四十四





史緯卷四十

後漢書四

列傳

齊武王縝

齊武王縝字伯升光武長兄也慷慨有大節自王莽篡漢常憤憤思復社稷不事家人生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莽末盜賊羣起伯升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竝起此天亡之秋復高祖之業今其時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使鄧晨起新野光武與李通起於宛伯升自發春陵合七八千人與新市平林帥合兵而進屠長





聚及唐子鄉殺湖陽尉進拔棘陽因欲攻宛至小長安與王  
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戰漢兵大敗姊元弟仲皆遇  
害宗從死者數十人伯升收合散兵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  
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萬南渡潢水臨泚水阻兩川間爲  
營絕後橋示無還意新市平林見阜賜軍大至各欲解去伯  
升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伯升與合兵大饗軍士  
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爲六部潛師夜起襲藍鄉盡獲其輜重  
明日漢軍自西攻甄阜下江兵自東攻梁丘賜至食時賜陳  
潰阜軍望見散走漢兵追之迫潢水斬首溺死者二萬餘  
人遂殺阜賜王莽納言嚴尤秩宗陳茂聞阜賜軍敗欲據宛

笑 莽作事

伯升陳兵誓衆焚積聚 破釜餽鼓行而前與尤茂遇育陽下  
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尤茂棄軍走伯升遂進圍宛自號大  
將軍王莽素聞其名大震懼購伯升邑五萬戶黃金十萬斤  
使長安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於塾旦起射之自阜  
賜死後百姓日有降者衆至十餘萬諸將會議立劉氏以從  
人望豪傑咸歸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伯升威明  
貪聖公懦弱先定策立之然後使騎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  
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見竊有未同今  
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如  
此必將內爭今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

原是正議



也。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勝項籍，卽其事也。春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爲功。遽自尊立，爲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非計之善也。今且稱王，以號令最。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從之。聖公卽位，拜伯升爲大司徒，豪傑失望，多不服。平林後部攻新野，不能下。新野宰登城曰：願得司徒劉公一信，及伯升軍至，卽開城門降。五月，伯升拔宛。六月，光武破王尋王邑兄弟，威名益盛。更始君臣不自安，共謀誅伯升。大會諸將，更始取伯升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屠建隨獻玉玦。更始竟不能發。

以親王而  
試郡縣漢  
之吏治所  
以盛也

及罷會，伯升舅樊宏謂伯升曰：昔鴻門之會，范增舉玦以示項羽，今建此意，得無不善乎？伯升不答。李軾諂事更始，光武深疑之，常以戒伯升曰：此人不可信，又不受將軍劉稷數陷陳潰圍，時將兵擊魯陽，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邪？更始君臣聞而惡之，以稷爲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與諸將陳兵收稷將誅之。伯升固爭，李軾朱鮪因勸更始并執伯升，卽日害之。建武二年，立長子章爲齊王，興爲魯王，謚伯升爲齊武王。光武感伯升功業，不就撫育，恩愛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使章試平陰令，遷梁郡太守。薨，謚曰哀王子石嗣，興繼光武兄仲，初南頓君娶



同郡樊重女字嫻都性婉順自為童女不整容服不出於房宗族敬焉生三男長伯升次仲次光武仲沒於小長安追謚為魯哀王興試守緱氏令有明畧善聽訟甚得名稱遷弘農太守復有善政顯宗器重興每有異政輒乘驛問焉薨謚曰靖王子睦嗣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顯宗在東宮尤見親待入侍諷誦出參乘與中興初禁網尚闊睦謙讓好士千里交結各儒宿德莫不造門聲價益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歲終遣中大夫朝賀名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敢以實告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

行也大夫其曰孤自襲封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申若此性孝友悉推財產與諸弟善史書當世以為楷則及寢病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薨謚曰敬王興子臨邑侯復好學能文章永平中每有講學事輒令復典掌與班固賈逵共述漢史傳教等皆宗事之論曰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家厚士豈游俠豪客之為哉其慮將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明堂之不祀也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卒擾攘之中使信先成於敵人若此足以見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嗚呼古人以蜂蠆為戒蓋畏此也



李通

范蔚宗以通未知道而舍家從  
識固然然實東京之元功也

李通字次元南陽人世以貨殖著姓父守身長九尺容貌絕  
異爲人嚴毅居家如官廷好星歷識記爲王莽宗卿師莽未  
百姓愁怨通素聞守說識云劉氏復興李氏爲輔私常懷之  
及下江新市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素好事乃共計議曰  
今四方擾亂新室且亡漢當更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  
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光武避事在死通  
遣軼往迎光武光武以通士君子相慕故往答之及相見其  
語移日握手極歡通因言識文事光武殊不意未敢當之時  
守在長安光武乃微觀通曰卽如此當如宗卿師何通曰已

自有度矣因備言其計光武旣深知通意遂相約結定謀議  
期以材官都試騎士日劫前隊大夫及屬正以號令大衆光  
武與軼歸春陵舉兵以相應事覺通亡走守密知其事欲亡  
歸守與邑人中郎將黃顯相善顯謂守曰今關門禁嚴君狀  
貌非凡將以此安之不如詣闕自歸脫可免禍守從其計卽  
上書歸死莽繫守於獄黃顯爲請曰守聞子無狀不敢逃亡  
守義自信歸命官闕臣願質守俱東曉說其子如遂悖逆令  
守北向刎首以謝大恩莽然之會前隊上通起兵之狀莽怒  
欲殺守顯爭之并被誅守家屬在長安者盡殺之南陽亦誅  
通門宗六十四人時漢兵已大合通與光武李軼遇於棘陽

守死於劉  
氏顯死於  
李氏讖耶



遂共破前隊殺甄阜梁丘賜更始立以通爲大將軍封西平王持節鎮荊州通娶光武女弟伯姬後封寧平公主光武卽位徵通爲衛尉封固始侯帝每征討四方常令通居守京師鎮撫百姓修宮室起學宮六年夏爲前將軍領破姦將軍侯進等十營擊漢中賊破之時天下畧定通思避榮寵以病乞身大司徒侯霸等曰王莽篡漢傾亂天下通懷伊呂蕭曹之謀建造大策扶助神靈破家爲國忘身奉主功德最高海內所聞通以天下平定謙讓辭位夫安不忘危宜令通居職療疾於是詔通勉致醫藥以時視事拜大司空通布衣唱義助成大業重以寧平公主故特見親重然性謙恭常欲避權執

素有消疾自爲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帝每優寵之通固辭積二歲乃聽有司奏請封諸皇子帝感通首創大謀卽日封通少子雄爲名陵侯每幸南陽遣使者以太牢祠通父冢十八年卒謚曰恭侯

### 王常

王常字顏卿舞陽人王莽末與王鳳成丹張邛等起兵雲杜綠林中別入南郡號下江兵與荊州牧戰於上唐大破之遂北至宜秋時漢兵與新市平林衆敗於小長安各欲解去伯升聞下江軍在宜秋卽與光武及李通造常壁成丹張邛推常出見伯升伯升說以合從之利常曰王莽殘虐百姓思漢



豈綠林中  
人語

王常知天  
非常人也

有識

故豪傑竝起。今劉氏復興，卽真主也。誠思出身爲用，輔成大  
功。伯升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具爲丹叩言之。丹叩負其衆，  
曰：大丈夫旣起，當各自爲王耳。常曉說之曰：往者成，哀衰微  
無嗣。故王莽得乘間篡位，旣有天下，而政令苛酷，積失百姓  
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而起。民所怨  
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夫舉大事，必下順民心。上  
合天意，若負強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  
之執，尙至夷覆。况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  
今南陽諸劉起兵，觀其來議事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  
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所以祐吾屬也。諸將謝曰：敬受教。卽

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俱進，破殺甄阜、梁丘  
賜及諸將，議立宗室。常與南陽士大夫欲立伯升，而朱鮪、張  
卬等不聽。常與光武共破王尋、王邑。更始以常爲廷尉，行南  
陽太守事。封知命侯。常恭儉，遵法度。南方稱之。更始敗，常將  
妻子詣洛陽，肉袒自歸。光武見常，甚歡，勞之曰：王廷尉良苦，  
每念往時，共更艱厄，何日忘之。莫往莫來，豈違平生之言乎。  
常頓首謝曰：臣蒙大命，得受鞭策，託身陛下，始遇宜秋。後會  
昆陽，幸賴靈武，輒成斷金。更始不量愚臣，任以南州。赤眉之  
難，喪心失望，以爲天下復失綱紀。聞陛下卽位河北，心開目  
明。今得見闕庭，死無遺憾。帝笑曰：吾與公戲耳。乃召公卿將



軍以下大會，具爲羣臣言。常與義兵，知天命，與吾相遇。兵中尤相厚善，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拜爲漢忠將軍，封山桑侯。遣南擊鄧奉，董訢諸將皆屬焉。又詔常北擊河間漁陽，平諸屯聚。五年，與帝會任城，因從破蘇茂、龐萌，進攻下邳。常部當城門，戰一日，數合，賊反走入城。常追迫之，城上射矢雨下。帝從百餘騎，自城南高處望常，戰力甚馳。遣中黃門詔使引還，賊遂降。六年，西屯長安，拒隗囂使使者齎璽書拜常爲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虜囂遣將過烏氏，常要擊破之。十二年，北屯故安，拒盧芳，卒於屯所。

鄧晨 晨雖無大勳勞，策畫傳中寫家人情事，如在目前。史漢之外，此等文字不易得也。

鄧晨，字偉卿，新野人。世吏二千石。晨娶光武姊元。王莽末，光武嘗與伯升及晨之宛，與穰人蔡少公等讌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耶？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及光武與家屬避吏新野，舍晨廬。晨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斬人，此天亡之時也。往時會宛，語當應耶？光武笑不答。及漢兵起，晨將賓客會棘陽。漢兵敗小長安，光武單騎遁，遇女弟伯姬，與其騎而奔前行。復見元，趣令上馬。元以手撫曰：行矣，無爲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遇害。漢兵退保棘陽，新野宰汙晨宅，焚其冢。墓宗族皆恚，曰：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人入湯鑊，中晨終無。



此北道主也

帝言何用知非僕故晨云

恨色與光武擊破王尋王邑更始以晨為常山太守王郎反光武自薊走信都晨亦間行會於鉅鹿下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人乃遣晨歸郡光武追銅馬賊於冀州晨發積射士千人委輸給軍不絕光武即位封晨房子侯帝感悼姊沒於亂兵追封謚為新野節義長公主立廟於縣西封晨子汎為吳房侯以奉公主之祀建武三年徵晨還京師數讌見說故舊平生為歡晨從容謂帝田僕竟辯之帝大笑使持節監執金吾買復等擊平邵陵新息賊晨好樂郡職復拜為中山太守吏民稱之常為冀州高第入奉朝請復為汝南太守十八年行幸章陵徵晨行

廷尉事從至新野置酒酣讌賞賜數百千萬復遣歸郡晨興

黃鵠之言信也

鴻卻陂溉田數千頃汝土以殷魚稻之饒流衍他郡二十五年卒詔遣中謁者備公主官屬禮儀招迎新野主魂與晨合葬於北芒乘輿與中宮親臨喪送葬

### 來歙

來歙字君叔新野人父仲娶光武祖姑生歙歙女弟為漢中王劉嘉妻更始敗歙勸嘉歸光武帝見歙大悅解衣以衣之拜為太中大夫時方以隴蜀為憂歙自請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今陛下聖德隆興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執也帝然之



歙使隗囂囂遂遣子恂隨歙入質拜歙爲中郎將帝謀西收  
囂兵與俱伐蜀復使歙喻旨囂將王元進異說囂允豫久不  
決歙素剛毅遂發憤質責囂曰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故  
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遣伯春委質是臣主之交信也今  
反欲用佞惑之言爲族滅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乎吉凶  
之決在於今日欲前刺囂囂起勒兵將殺歙歙徐杖節就車  
而去王元勸囂殺歙囂使牛邯將兵圍守之囂將王遵固諫  
歙有行義西州士大夫皆信重歙多爲之言故得免八年遣  
歙襲畧陽歙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至畧陽斬囂守將金  
梁入其城囂大驚曰何其神也悉兵數萬人圍畧陽斬山築

堤激水灌城歙與將士死守矢盡發屋斷木以爲兵囂盡鑿  
攻之自春至秋士卒疲敝帝自將上隴囂衆潰走圍解置酒  
高會勞賜歙班坐絕席詔悉監護諸將明年攻拔落門囂支  
黨皆降王莽時羌虜背叛囂招其酋豪以爲用及囂亡後五  
谿先零諸種數爲寇掠州郡不能討歙大修攻具進擊羌於  
金城大破之斬首虜數千人獲牛羊萬餘頭穀數十萬斛又  
擊破襄武賊傅栗卿等隴西雖平而人饑流者相望歙傾倉  
廩轉運諸縣以賑贍之於是隴右遂安而涼州流通焉十一  
年歙與蓋延攻河池陷之乘勝徑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  
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



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延收淚起受所誠歛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投筆抽刃而絕帝聞大驚省書覽涕贈歛中郎將征羌侯謚曰節侯喪還洛陽乘輿編素臨中送葬論曰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二國之間豈厭詐謀哉而能獨以信稱者其心誠在乎使兩義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歛曾孫歷字伯珍延光初爲太僕安帝廢太子爲濟陰王歷要結光祿勳殺諷宗正劉瑋將作大匠薛皓等十餘人詣鴻都門證太

子無過帝與左右患之乃使中常侍詔羣臣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爲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共爲謹譁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豈事君之禮朝廷廣開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薛皓頓首曰宜如明詔歷怫然廷詰皓曰屬通諫何言而今復背之大臣處國事固當輾轉若此乎衆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帝大怒免歷官削國租歷遂杜門不與親戚通順帝卽位朝廷咸稱社稷臣拜衛尉遷車騎將軍

鄧禹

鄧禹字仲華南陽人年十三受業長安時光武亦游學京師



禹十三能  
識真主亦  
非常人

可與淮陰  
孔明鼎立  
三漢之興  
由此三言

禹見光武知其非常人遂相親附更始立豪傑多薦禹禹不  
往及聞光武安集河北禹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  
歡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願明公威德加於  
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因留宿間語禹曰更  
始雖都關西然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  
號者往往羣聚更始既不自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  
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  
安民者也分崩離析形勢可見當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  
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天下可圖也光武大悅常  
宿止於中與定計議任使諸將多訪於禹及赤眉西入關更

始使王匡劉均等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光武籌赤眉必破  
長安欲乘釁并關中而方有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沈深有  
大度乃拜為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禹西入  
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禹以韓歆為軍師馮愔樊崇  
宗歆等為將軍引兵而西建武元年正月禹自箕關入河東  
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破之進圍安邑逆擊更始大將樊  
參於解南斬之王匡劉均等合軍十餘萬擊禹禹軍不利樊  
崇戰死韓歆及諸將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  
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衆明日匡悉軍出攻禹禹  
令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進大破之匡



等皆棄軍走禹，率輕騎急追，獲劉均及河東太守楊寶，斬之。遂定河東。是月光武卽位於鄗，使使者持節拜禹爲大司徒，封鄼侯。禹時年二十四，遂渡汾陰，入夏陽，更始中郎將公乘歙引衆十萬拒禹於衙，禹破走之，而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尅，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諸將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

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枸邑，帝以關中未定，勅禹進兵。禹猶執前意，乃分遣將軍別攻上郡，遣馮愔宗歆守枸邑。禹至大要，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以聞。帝問愔所親愛，爲誰。曰：「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月餘，防果執愔，將其衆歸罪。時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入長安，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詣洛陽。因循行園陵，置吏士奉守焉。禹引兵與延岑戰於藍田，不克，就穀雲陽。自馮愔反後，禹威名稍損，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



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餓食棗菜帝乃徵禹還  
 勅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捶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  
 妄進兵禹慙數以飢卒徼戰輒不利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  
 陽謝四年春延岑寇順陽遣禹護將軍鄧曄于匡擊破岑於  
 鄧追至武當復破之岑奔漢中餘黨悉降十三年天下平定  
 諸功臣皆增戶邑定封禹為高密侯食四縣禹內文明篤行  
 淳備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  
 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顯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  
 拜為太傅進見東向甚尊寵之卒謚曰元侯子訓字平叔建  
 初六年為護烏桓校尉鮮卑聞其威信不敢南近塞下章和

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  
 廷憂之公卿舉訓代紆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二二三  
 千騎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施兩端漢亦時收其用至  
 是燒當迷唐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欲脅月氏胡  
 訓擁衛稽故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  
 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今張紆失信眾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  
 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人命懸絲髮今因其迫急  
 以德懷之庶能為我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  
 子內之嚴兵守衛羌無所得又不敢逼因解去由是湟中諸  
 胡皆言漢家常欲鬪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



妻子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為義從羌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束縛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伯父迷吾將其種人八百戶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雁谷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羊萬餘頭迷唐乃去大小榆居頗巖谷眾悉破散其春迷唐欲歸故地就田業訓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尙將之縫革為船置於箬上以渡河掩擊迷唐廬落多所斬獲復追逐奔北一種殆盡迷唐遂徙廬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背叛之燒當豪帥

病死與  
醫藥  
泣報以

東號稽顙歸死餘皆款塞納質於是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屯田耕種修理城郭塲壁而已四年冬病卒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數千人戎俗父母死耻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家家為訓立祠每有疾病輒請禱求福元興元年和帝以訓皇后之父追封謚曰平壽敬侯訓五子隲京悝弘聞隲字昭伯女弟為皇后拜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始自隲也京早卒悝虎賁中郎將弘聞皆侍中殤帝崩太后與隲定策立安帝自和帝崩後隲兄弟常居



禁中。隲不欲久在內，求還第。永初元年，封隲兄弟爲列侯。隲等辭讓不獲，上疏曰：臣兄弟過以外戚，遭值明時，竝統列位，光昭當世。陛下躬天然之姿，體仁聖之德，遭國不造，仍離大憂，援立皇統，奉承大宗，神策定於聖心，休烈垂於不朽。本非臣等所能萬一，而猥推嘉美，竝享大封。伏聞詔書，驚惶慙怖，追觀前世，傾覆之誠，退自惟念，不寒而慄。臣等雖無逮及遠見之慮，猶有庶幾戒懼之情。常母子兄弟內相勅厲，冀以上全天恩，下完性命，終不敢橫受爵土，以增罪累。惶窘征營，昧死陳乞。太后不聽。隲上疏，至於五六，乃許之。以隲爲大將軍，時遭荒飢，盜賊羣起，四夷侵叛，隲崇節儉，罷力役，推進天下

賢士。何熙被諷，李郃等列於朝廷。辟楊震、朱寵、陳禪，置之幕府。天下復安。元初二年，弘卒。弘少治歐陽尚書，授帝禁中諸儒多歸附之。疾病遺言，歛以常服，不得用錦衣玉匣。有司奏贈弘驃騎將軍，封西平侯，將葬，有司復奏發輕車騎士如霍光故事。太后不聽，但白蓋雙騎門生輓送。閭最少，孝行猶著，與兄惺相繼卒。太后以惺等不受封爵，乃封惺子廣宗爲葉侯，閻子忠爲西華侯，京子珍爲陽安侯。自祖父禹，教訓子孫，皆遵法度，閤門靜居。中郎將任尚嘗遺隲子侍中鳳馬，後尚坐斷盜軍糧，徵詣廷尉，鳳自首於隲。隲畏太后，遂髡妻及鳳，以謝天下。稱之。太后崩，帝復申前命，封隲爲上蔡侯。帝少號

此可見  
後



聰敏及長多不德而乳母王聖見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與中黃門李閏候伺左右及太后崩宮人有受罰者懷怨恚因誣告惺弘闇謀立平原王得帝追怒令有司奏惺等大逆無道遂廢廣宗忠等為庶人騰以不與謀遣就國宗族皆免官歸故郡沒入騰等貲財田宅郡縣逼迫廣宗忠皆自殺騰與子鳳並不食而死騰從弟河南尹豹舞陽侯遵將作大匠暢皆自殺唯珍兄弟以母閭后戚屬得留京師大司農朱寵痛騰無罪乃肉袒輿視上疏追訟騰曰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為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為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而橫為宮人卑辭所

陷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獄不訊鞫遂令騰等罹此酷濫一門七人竝不以命屍骸流離怨魂不反逆天感人率土喪氣直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寵知其言切自致廷尉詔免官歸田里眾庶多為騰稱枉帝意頗悟乃譴讓州郡還葬洛陽舊塋公卿會喪莫不悲哀之詔遣使者祠以中牢諸從昆弟皆歸京師及順帝卽位追感太后恩訓愍騰無辜乃詔宗正復故大將軍鄧騰宗親內外朝見皆如故事除騰兄弟子及門從十二人悉為郎中擢朱寵為太尉錄尚書事論曰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非從豪橫盈極自取災故必於貽孽後主以至顛敗者其理有可言焉



何則恩非已結而秉權先之情已見疏而枉性重之來寵方授地既害之罅隙一開讒亦勝之悲哉。嗚呼兄弟委遠世柄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此樂生所以泣而辭燕也。

### 寇恂

寇恂字子翼，昌平人，爲郡功曹。太守耿况甚重之。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其爵位。」恂從耿况迎使者，况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乃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恂曰：「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卿命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將何以號令他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爲吏人所親，爲使君

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名。况至，恂進取印綬帶，况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及王郎起，遣將徇上谷，急况發兵。恂說况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大司馬劉公尊賢下士，可以歸附。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力，邯鄲不足平也。况然之，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寵。恂還至昌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其軍，遂與况子弇等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恂爲偏將軍，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因共交歡。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光武問鄧禹曰：「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鎮



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公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  
遏他兵勿令北渡可也光武於是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  
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  
斛轉以給軍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蘇茂賈彊將兵三  
萬渡鞏河攻溫檄書至恂卽勒軍馳出移告屬縣發兵會於  
溫下軍吏請待軍集乃出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  
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馮異及諸縣兵適至恂令士卒乘  
城鼓噪大呼曰劉公兵至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  
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彊茂兵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  
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

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大喜曰吾固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  
因上尊號時軍食乏恂以輦車儷駕轉輸前後不絕帝數策  
書勞問恂同門生董崇說恂曰上新卽位四方未定而君侯  
以此時據大郡內得人心外破鄰敵此讒人側目之時也昔  
蕭何守關中悟鮪生之言而高祖悅今君所將皆宗族昆弟  
無乃當以前人爲鏡戒乎恂然其言稱疾不視事帝將攻洛  
陽先至河內恂求從軍帝曰河內未可離也恂固請帝不聽  
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爲軍鋒帝善之皆以爲偏  
將軍建武二年拜潁川太守封雍奴侯執金吾賈復部將殺  
人於潁川恂捕得戮之復以爲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



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為其所陷見恂必手劍之恂知之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乃勅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人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而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出結友而去遷汝南太守恂素好學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七年拜執金吾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還欲親征之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

平定國為  
廷尉學春  
秋寇恂為  
大將軍左

傳古人好  
學如此

定念獨卿能平之從九卿復出憂國可知也恂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阻險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閒以相誑誤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初隗囂將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帝使待詔馬援招降峻由是河西道開後峻亡歸復助囂拒隴抵囂死峻畏誅堅守第一建威大將軍耿弇圍之一歲不拔十年帝入關將自征之恂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全之策也帝不從進軍及



史紀 卷之四十一  
汧峻猶不下帝遣恂奉璽書降之恂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將誅文諸將諫曰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恂經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時人歸其長者以爲有宰相器卒謚曰威侯

馮異

馮異字公孫潁州人漢兵起異以郡椽監五縣與父城長苗萌城守光武畧地潁川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車鄉異間出行屬縣爲漢兵所執異從兄孝從光武因薦異得名見異曰異一夫之用不足爲輕重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城以報德異歸謂苗萌曰今諸將皆屈起多暴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掠觀其舉止非常人也可以歸身乃與苗萌開門出迎光武署異爲主簿苗萌爲從事更始欲遣光武徇河北諸將以爲不可時曹詡爲尙書父子用事異勸光武厚結之及渡河北詡有力焉伯升之敗光武不敢服喪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寬譬因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



漢久矣更始諸將從橫暴虐所至虜掠百姓無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飢渴易爲充飽宜急分遣官屬循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光武納之遣異與鈺期乘傳撫循屬縣錄囚徒存鰥寡亡命自詣者除其罪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蕪萋亭時天寒冽衆飢疲異上豆粥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異進麥飯菟肩因復渡滹沱河破王郎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

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異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整齊更始遣武陰王李軼大司馬朱鮪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內城邑完全倉廩實拜寇恂爲河內太守異爲孟津將軍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執以拒朱鮪等異乃遣李軼書勸其亟定大計轉禍爲福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其陷伯升雖知長安危亂欲降又不自安乃報異書申結盟好自是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又南下河南成臯及諸屯聚皆平之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降異者異引軍渡河與勃戰於士鄉下破斬勃獲首五



千餘級，軼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聞。光武故宣露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垂離，多出降鮪。遣蘇茂將數萬人攻溫，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異遣校尉護軍將兵與寇恂合擊茂，破之。異因渡河擊鮪，鮪走。異追至洛陽，環城一帀而歸，移檄上狀。諸將皆入賀，勸光武卽帝位。光武乃召異詣鄗，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敗亡，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建武二年，封異陽夏侯。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與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貝劔，勅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

人臣之言

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勅，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五千餘人。三年春，遣使者拜異爲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引歸，與異相遇。禹弘要異共擊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尙多，可稍以恩信相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颍池，以要其東，我等擊其西，可以一舉取之矣。」禹弘不從。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眉



今南陽人  
起漢中據

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却，異以士卒  
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禹脫歸宜陽，異棄馬步  
走上回谿阪，與麾下數人歸營，堅壁不出。收散卒，招集諸營  
堡，合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  
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賊見執弱，  
遂悉眾攻異，異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  
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異追擊大破賊於峭底，降男女八  
萬人，餘眾尚十餘萬，東走宜陽。帝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  
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墮池，可謂失之東隅，收  
之桑榆矣。延岑既破，赤眉自稱武安王，欲據關中，異要擊大

田

異書云見  
所示章戰  
慄惶懼

破之，乃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其渠  
帥詣京師，散其眾歸本業。關中悉平，異自以久在外，不自安，  
上書思慕闕庭，願親帷幄。帝不許，後人有言異專制關中百  
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  
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惶懼乎？六年春，異  
朝京師，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棘，定關  
中，既罷使中黃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蕪亭豆  
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  
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  
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夏，諸將上隴，為隗囂所

大臣之言



敗乃詔異軍栒邑未至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分遣行巡取栒邑異馳兵欲先據之諸將曰虜兵新乘勝不可與爭異曰虜兵臨境狃快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宜先據城以逸待勞乃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悉畔囂降漢九年隗囂死子純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救之帝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匡斬之諸將攻冀不能拔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常爲衆軍鋒明年夏與諸將攻落門未拔卒於軍謚曰節侯

岑彭

岑彭字君然棘陽人王莽時守本縣長與前隊貳嚴說其守宛漢兵攻之數月城中糧盡人相食彭乃與說舉城降諸將欲誅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遷潁川太守會春陵劉茂起兵畧下潁川彭不得之官乃與麾下數百人從河內太守韓歆光武徇河內歆議欲城守彭止之不聽旣而光武至懷歆迫急迎降光武知其謀大怒收歆置鼓下將斬之名見彭彭因言韓歆南陽大人可以爲用乃貰歆以爲鄧禹軍師光武卽位拜彭廷尉行大將軍事與大司馬吳漢圍洛陽



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歡語如平生彭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常思有以報恩今赤眉已得長安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誠卽許降後五日鮪將輕騎詣彭勅諸部將曰堅守待我我若不還諸君徑將大兵上轅轅歸郾王尹尊鮪面縛與彭俱詣河陽帝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日衆

悉降拜鮪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時更始諸將擁兵據南陽諸城帝遣吳漢伐之漢所過多侵暴破虜將軍鄧奉謂歸新野怒吳漢掠其鄉里返擊破漢軍屯據清陽彭等攻之不剋帝自將率諸將親戰大破之奉迫急乃降帝憐奉舊臣且豐起吳漢欲全宥之彭諫曰鄧奉背恩反逆暴師經年陛下旣至不知悔善兵敗乃降若不誅奉無以懲惡於是斬之奉晨之兄子也遷征南大將軍封舞陰侯令彭率傅俊臧宮等南擊秦豐拔黃邛圍豐於黎丘斬首九萬餘級帝令朱祐代彭守之使彭南擊田戎大破之遂拔夷陵戎與數十騎亡入蜀盡獲其妻子士衆數萬人八年彭引兵從車駕破天水與吳

舞陰一作舞陽

詔長秋宮

大人起居



漢圍隗囂於西城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救囂守上邽帝留蓋延耿弇圍之而車駕東歸勅彭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爲白九年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乘枋箬下江關據荊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鬪樓立橫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橈數千艘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皆會荊門吳漢以三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守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

真奇

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橫柱鈎不得去奇等乘執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燬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亡保江州彭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見諸耆老爲言大漢哀愍巴蜀久見虜役故興師遠伐以討有罪爲民除害辭其牛酒百姓大悅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到江州以田戎食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公孫述使延岑及其弟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



二萬餘人拒黃石彭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翁與臧宮拒延岑等自分兵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執若風雨所至皆奔散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蜀刺客詐為亡奴降夜刺殺彭彭持軍整齊秋毫無犯邛穀王任貴聞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會彭已卒帝盡以所獻賜彭妻子謚曰壯侯蜀人為立廟武陽歲時祠焉曾孫熙為魏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為而化輿人誦之

賈復

賈復字君文南陽人王莽末下江新市兵起復亦聚眾數百人於羽山自號將軍更始立乃將其眾歸漢中王劉嘉以為校尉復見更始政亂乃說嘉曰臣聞圖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桓文是也圖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定六國之規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亡六國是也今漢室中興大王以親戚為藩輔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劉公在河北必能相施第持我書往復遂辭嘉受書北度河及光武於栢人鄧禹稱復有將帥節光武名見奇之署復督盜賊見其馬羸解左驂以賜之官屬以復後來好陵折



等輩調補鄱尉。光武曰：賈督有折衝千里之威，方任以職，勿得擅除。以復爲偏將軍，遷都護將軍，從擊青犢於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陳堅不卻。光武召復曰：吏士皆飢，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破羽先登，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又北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劄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光武於薊，見之甚歡。光武卽位，拜爲執金吾。更始鄆王尹尊及諸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未有言。沈吟久之，乃以傲叩地曰：鄆最彊，宛爲次，誰

當擊之？復率然對曰：臣

擊鄆。帝笑曰：執金吾擊鄆，吾復何

憂？大司馬當擊宛，遂遣

擊鄆，連破之。尹尊降，盡定其地。復

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

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

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嘗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勲，

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十

三年，封膠東侯，食六縣。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

將兵，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削甲兵，敦儒學。帝深然之，遂罷左

右將軍，復爲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旣還私第，閤門養威重。朱

祐等薦復宜爲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唯

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卒謚剛侯。次子



宗字武孺封卽墨侯少有操行多智畧爲朔方太守舊內郡徙人在邊者率多貧弱爲居人所僕役不得爲吏宗擢用其任職者與邊吏參選轉相監司以摘發其姦或以功次補長吏故各願盡死匈奴畏之不敢入塞

吳漢

吳漢字子顏南陽人更始立爲安樂令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不再之功也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譎衆者未得望見道中有一儒生使人召之問以所聞

生言劉公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卽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漢隨入說寵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擊斬王郎將帥追及光武於廣阿拜偏將軍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問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能及也卽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勒兵勅諸郡毋應調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倉卒出迎漢卽搗騎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動城邑皆望風弭從遂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於清陽更



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下，會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好虜掠，光武深忌之。雖俱在邯鄲，實分城而處。然每安慰之，後躬徙屯鄴。及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追賊於射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執必走。若以君威力擊此散虜，必成擒也。」躬曰：「善。」及青犢破，尤來果北走隆慮山。躬乃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率諸將擊之。窮寇死戰，躬遂大敗。光武因躬在外，使漢襲其城。漢令辯士說陳康曰：「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儻倖中智能，因危以爲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公據孤危之城，待滅亡之禍，不若開門內軍，轉禍爲福，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

功。此計之至者也。康然之。於是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漢兵。待之手，擊殺躬，悉降其衆。初，躬妻常戒躬曰：「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不爲之備，終受制矣。」躬不納，故及於難。光武卽位，拜漢爲大司馬，封廣平侯。食四縣。建武二年，漢率驃騎大將軍杜茂、彊弩將軍陳俊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率十餘萬人來救。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進。建軍大潰，還奔城。漢長驅追擊，爭門並入，大破之。茂建突走。漢留陳俊、杜茂守廣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死，二城皆降。時鬲縣五姓逐守長，據城



反諸將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所及也。」冬，漢率建威大將軍耿弇等擊富平，獲索賊於平原。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卧不動。有頃，乃定。即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因追討餘黨，皆平之。八年，圍隗囂於西城。帝勅漢曰：「諸部甲卒俱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及公孫述救至，漢遂退敗。十一年春，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伐公孫述。及岑彭爲刺客所殺，漢并將其兵。十二年春，與公

孫永戰於漁涪津，大破之。遂圍武陽。述遣子瑁、史興將五千人救之。漢迎擊興，盡殄其衆。因入犍爲界，諸縣皆城守。漢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此勅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擊尚，尚破，公即敗矣。宜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

觀帝勅將帥諸方畧  
真天授也



前相去二  
十里以爲  
嫌者深入  
且隔江也  
此五十里  
以爲宜者  
平也且據  
郡也

其將謝豐袁吉將十許萬人分爲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  
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  
豐圍之漢乃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多樹幡旗使烟火不  
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豐等不覺明日漢分兵拒江北自  
將攻江南自旦至晡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  
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  
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畧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  
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  
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剋遂軍於郭中述自將數萬人  
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午

追述殺之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  
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  
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常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  
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  
當出師朝受詔夕卽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  
名終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妻子嘗買田業漢讓之  
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買田宅乎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  
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及卒謚曰  
忠侯







爲所及、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  
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噪、左步右騎、挾船而引、呼  
聲動山谷、岑不意漢兵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  
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爲之濁流、延岑奔成都、乘勝追  
北、降者十萬餘、軍至平陽鄉、蜀將王元舉衆降、進拔縣、竹破  
涪城、斬述弟恢、復攻拔繁郫、前後得節五、印綬千八百、時大  
司馬吳漢亦乘勝進營逼成都、宮連屠大城、兵馬旌旗甚盛、  
乃乘勝入小維郭門、歷成都城下、至吳漢營、飲酒高會、漢見  
之甚歡、謂宮曰、將軍向者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然  
窮寇難量、還營願從它道矣、宮不從、復路而歸、賊亦不敢近

之進軍咸門、與漢共滅公孫述、拜廣漢太守、十五年、徵還、直  
師封朗陵侯、遷城門校尉、後匈奴飢疫、自相分爭、宮請得五  
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思之、永平元  
年卒、謚曰愍侯

### 耿弇

耿弇、字伯昭、扶風人、父况以明經爲王莽上谷連率、弇少好  
學習父業、常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肄馳射、由是好將帥之  
事、更始立、弇年二十一、齋貢獻詣更始、至宋子、會王郎詐稱  
成帝子輿起兵邯鄲、弇從吏孫倉衛包於道謀曰、劉子輿成  
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輿敝賊、卒爲降虜



耳。我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之用，還出太原代郡，往反數十日，歸發突騎以麟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不從，遂亡降王郎。弇道聞光武在盧奴，乃馳上謁。光武留署門下吏，弇求歸發兵以定邯鄲。光武笑曰：「小兒曹，乃有大意哉！」弇從光武北至薊，聞邯鄲兵方到，光武欲南歸。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邑子，上谷太守况卽弇之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會薊中亂，光武遂南。弇走歸，說况使寇恂東約彭寵，各發突騎二千步兵千人。弇與景丹寇恂及漁陽兵合軍而南，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四百餘級，定

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等二十二縣，遂及光武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言二郡兵爲邯鄲來，衆皆恐。旣而詣營，上謁。光武見弇等大悅，曰：「王郎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曰然，何意二郡良爲我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皆以爲偏將軍使領其兵，從擊王郎於南，繇郎兵迎戰，漢軍稍却。弇與景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追擊十餘里，死傷縱橫。世祖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乃見其戰樂，可言耶！」遂拔邯鄲。更始見光武威聲，曰：「盛遣使立光武爲蕭王，令罷兵還長安。」時光武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弇入拜牀下，因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元元叩心，更思莽朝銅馬赤眉之屬數十



韓與信若  
弁之  
有之

百萬聖公不能辨也。其敗不久，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據天府之地，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他人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弁願歸幽州，益發精兵，以集大計。光武大悅，拜弁為大將軍，與吳漢北發幽州十二郡兵，弁到上谷，悉發兵，從光武擊破銅馬、高湖、赤眉、青犢。又追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弁常將精騎為軍鋒，輒破走之。光武即位，封好畤侯。三年，弁從幸春陵，因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而許之。四年，詔弁進攻漁陽，寵遣弟純將匈奴二千餘騎，經軍都，弁兄舒襲破

其衆，斬匈奴兩王，寵乃退走。遂取軍都。五年，寵死，天子嘉其功，使光祿大夫持節迎况，賜甲第，奉朝請，封牟平侯。遣弁與吳漢擊富平，獲索賊於平原，大破之。降者四萬餘人。因詔弁進討張步，弁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騎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張步聞之，使其將費邑、軍歷下，分兵屯祝阿，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弁。弁渡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遂空壁，亡去。費邑遣弟敢守巨里，弁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勅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亾歸歸者，以告邑。至期，邑自將精兵三萬來救。弁喜曰：



所以修攻具者正欲誘致邑耳。即分三千人以待巨里。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取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兇懼。費敢悉眾亡歸。張步四十餘營皆下。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奔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間。奔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無備。乃勅諸校。後五日攻西安。至期夜半。蓐食天明。遂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以為宜速攻西安。奔曰。西安聞吾欲擊之。日夜為備。臨淄不意吾至。必驚擾。攻之必拔。臨淄拔。即西安孤。張藍與步屬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

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遂將其眾亡歸。劇奔乃令軍中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與三弟弘、藍、壽及故大槍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奔。奔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奔。故示弱。引歸小城。步氣盛。直攻奔營。與劉歆等合戰。奔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奔股。奔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奔明日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奔為步所攻。自將兵來救。陳俊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奔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暮。復大破之。



殺傷無數城外溝塹皆滿，奔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奔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奔復追步步，奔平壽，肉袒負斧鑕於軍門。奔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詣旗下，衆尚十餘萬，皆罷遣歸鄉里。奔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

地悉平。九年，與中郎將來歙分部徇安定北地，諸營保皆下之。奔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十二年，况病疾乘輿，數自臨幸。奔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視醫藥。當代以爲榮。况卒，謚烈侯。永平元年，奔卒，謚愍侯。弟國字叔慮，建武七年拜駙馬都尉。况卒，國於次當嗣。上疏以先侯愛少子，霸固自陳，讓詔許之。遷五官中郎將。時烏桓鮮卑屢寇邊境，國有籌策，數言邊事，帝器之。及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爲呼韓邪單于，欵塞稱藩，願扞禦北虜。議者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僞難知，不可許國以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使塞下無晏開之警。



萬世有安寧之策。帝遂立比爲南單于。由是烏桓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中國少事。二十七年爲大司馬。言宜置度遼將軍。左右校尉屯五原以防逃亡。顯宗如其議。卒於官。子秉字伯初。以父任爲郎。數言兵事。以中國虛費邊陲不寧。其患專在匈奴。以戰去戰。盛王之道。顯宗然其言。十七年詔秉與竇固合兵萬四千騎出白山擊車師。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卽後王之子。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議先赴後王并力於根本。則前王自服。固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前行。乃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已遂進。縱兵抄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十餘萬頭。後王安得

驚怖。從數百騎出迎秉。而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固。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軍都尉。天子姊婿。爵爲通侯。當降之。安得乃還。更令其將迎秉。秉大怒。披甲上馬。麾其精騎徑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梟其首。固大驚曰。恐敗事且止。秉厲聲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之。安得惶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秉將以詣固。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章和二年拜征西將軍。副車騎將軍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封秉美陽侯。秉弟夔亦以軍功封栗邑侯。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軍行常自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侯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樂爲死。卒謚曰桓侯。匈奴聞秉卒舉國號



哭或至務面流血曾孫紀少有美名辟公府曹操甚敬異之遷少府紀以操將篡漢與大醫令吉平丞相司直韋晃兗畢謀起兵誅操不克夷三族衣冠盛門坐紀罹禍者甚衆國弟子恭字伯宗少孤慷慨多大畧有將帥才永平十七年騎都尉劉張擊車師請恭爲司馬破降之始置西域都護戍已校尉以恭爲戍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爲已校尉屯前王柳中城屯各置數百人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遣子入侍獻名馬及奉宣帝所賜公主博具明年三月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騎擊車師破殺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

瘡者必有異因發彊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而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乃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來攻恭募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敗走乃於城下擁絕澗水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恭整衣服向井拜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時焉耆龜茲攻歿都護陳睦北虜亦圍關寵於柳中會顯宗崩救兵不至車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衆擊走之數月食盡窮困煮鎧弩食其筋革士卒稍稍死亡餘數十人恭推誠同死生終無二心單于知恭已



第五卷何  
說

困欲降之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妻以女子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肅宗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爲不宜救司徒鮑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忠義之心誠令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二部兵人裁各數百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盡力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人塞帝然之乃詔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遣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

建初元年正月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斬首三千八百級北虜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蒙等聞之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羌隨王蒙軍出塞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虜來大驚羌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相持涕泣明日遂引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饑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歿三月至玉門唯餘十三人衣履穿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爲恭等洗沐易衣冠上疏曰耿恭以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敵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

千古傷心  
讀之涕淚  
橫集



恭若不救  
安有今日  
之功

鑿山爲井、煮弩爲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殺傷醜虜、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羞、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及恭至洛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拜恭爲騎都尉、石修爲雒陽市丞、張封爲雍營司馬、范羌爲共丞、餘九人皆補羽林、明年金城隴西羌反、遣恭將五校士三千人、副車騎將軍馬防討之、燒當羌降、防還京師、恭留擊諸未服者、獲首虜千餘人、牛羊四萬餘頭、勒姐燒何羌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恭降、初恭言故安豐侯竇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心、今大鴻臚固卽其子孫、宜鎮撫涼部、由是大忤於防、及防還、監營謁者李譚承旨奏恭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徵

下獄、免官、卒於家、孫畢字季遇、順帝初爲烏桓校尉、鮮卑寇緣邊、殺代郡太守、畢率烏桓及諸郡卒出塞討擊、大破之、鮮卑震怖、數萬人詣遼東降、自後頗出、輒克獲、威振北方、遷度遼將軍、論曰、淮陰廷論項王、審料成執、則知高祖之廟勝矣、弁決策河北、定計南陽、亦見光武之業成矣、然弁自寇拔全齊、而無復尺寸功夫、豈不懷將時之度數、不足以相容乎、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而耿氏累葉、以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以殺止殺乎、何其能獨隆也、又曰、余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爲大漢羞、後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生、以至是乎、昔曹子抗質於柯、盟相如申、威於河表、



蓋以決一旦之負異乎百死之地也。以為二漢當疏高爵。宥十世而蘇武恩不及嗣。恭亦終填牢戶。追誦龍蛇之章。以為歎息。

銚期

銚期字次况。潁川人。長八尺二寸。光武畧地潁川。聞期志義。召署賊曹掾。從徇薊。薊中起兵。應王郎。光武趣駕出。百姓誼呼遮道不得行。期騎馬奮擊。瞋目大呼。左右曰。趣。眾皆披靡。及至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王郎滅。拜期虎牙大將軍。期進說曰。更始失政。海內無所歸往。明公據河山之固。擁精銳之眾。以順百姓思漢之心。天下誰敢不從。光武笑曰。卿欲遂前

趨邪。光武即位。封安成侯。為魏郡太守。行大將軍事。督益

李熊鄴中之豪。熊弟陸謀欲反。城迎檀鄉。或以告期。期不應。告者三四期。乃召問熊。熊叩頭首服。願與老母俱就死。期曰。為吏儻不若為賊樂者。可歸與老母往就陸也。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鄴城西門。陸不勝愧感。自殺以謝期。期嗟歎以禮葬之。而還熊。故職於是郡中。服其威信。徵拜衛尉。期重於信義。自為將。未嘗虜掠。及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諍。帝嘗輕與期。門近出。期頓首車前曰。夫變常生於不意。臣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為之回輿而還。卒。帝親臨。殮。謚曰忠侯。



王霸

王霸字元伯，潁陽人。光武過潁陽，霸率賓客上謁，願充行伍。遂從擊破王尋王邑於昆陽。及光武爲大司馬，以霸爲功曹。史從渡河北，賓客從者數百人，稍稍引去。光武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努力！疾風知勁草，及王郎起，光武在。劔郎移檄購光武，光武南馳，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滹沱河，侯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衆，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光武笑曰：侯吏果妄語也。遂前，北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

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以爲軍正。旣至信都，發兵攻破邯鄲，霸追斬王郎。從平河北，霸善撫士卒，死者脫衣殮之，傷者躬親養之。建武四年，使霸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兵救建，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爲所敗。武軍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弊，乃可尅也。茂建果悉出攻城，合戰。



良久霸軍中壯士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奔走霸武各歸營賊復聚衆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兩射營中中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旣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十三年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盜緣邊愁苦詔霸將施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築亭障起烽燧十里一候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凡與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霸識邊事

數言宜與匈奴結和親又陳委輸可從溫水漕以省陸運之勞事皆施行後南單于烏桓降服北邊無事霸在上谷二十餘歲三十年定封淮陵侯永平二年卒

### 祭遵

祭遵字弟孫潁陽人光武過潁陽遵以縣吏數進見光武愛其容儀署爲門下吏從征河北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建武二年拜征虜將軍封潁陽侯南擊弘農栢華蠻中賊弩中遵口洞出流血衆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自倍遂大破之涿郡太守張豐反與



彭寵連兵，遵與建威大將軍耿弇擊之。遵兵先至，急攻豐。豐功曹孟宏執豐降。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旣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遵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恨。」遵屯良鄉，遣護軍傅玄襲擊彭寵於潞，大破之。寵死，遵進定其地。六年春，詔遵與建威大將軍耿弇、武威將軍劉尚從天水伐公孫述。師次長安，時車駕亦至，而隗囂不欲漢兵上隴，辭說解故。帝召諸將議，遵曰：「囂挾姦久矣，今若按甲引時，則其詐謀益深，而蜀警備增固，不如遂進。」帝從之，乃遣遵爲前行，囂使其將王元拒隴坻。遵進擊破之，追至新關，囂破，帝東歸。

過泝，幸遵營，勞饗士卒，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以御蓋，令進屯隴下。及公孫述遣兵救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遵獨留不却。九年春，卒於軍。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絝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及卒，愍悼之尤甚。遵喪至河南，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過其車騎，涕泣不能已。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博士范升上疏，追稱遵曰：「征虜將軍穎陽侯遵，不幸早卒，陛下仁恩爲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古者臣疾君視。」



臣卒君弔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矣及至陛下興復斯禮羣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定漁陽西拒隴蜀先登坻上深取畧陽衆兵旣退獨守衝難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所得賞賜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午以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臨死遺誠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終無所言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善惡臣愚以爲宜因遵卒論叙衆功詳察謚法以禮成之帝以

章示公卿至葬車駕復臨謚曰成侯其後會朝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其見思如此從弟彤字次孫早孤以至孝稱遇天下亂野無烟火獨在家側每賊過見其幼而有志節皆奇而哀之光武以彤爲偃師長令近遵墳墓四時奉祠之視事五歲縣無盜賊謀爲第一時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連和數入塞殺畧吏人朝廷以爲憂建武十七年拜彤遼東太守至則勵兵馬廣斥候彤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犯塞常爲士卒鋒數破走之二十一年秋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陳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斬首三千餘級獲



馬數千匹，自是鮮卑震怖，不敢闕塞。彤以三虜連和，卒爲邊害，乃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遣使奉獻，願得歸化。彤慰納賞賜，其異種滿離、高句驪之屬，遂賂驛款塞。上貂裘好馬，帝輒倍其賞賜。其後偏何諸豪並歸義，願自効。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仰天指心曰：「必自効。」卽擊匈奴左伊秩訾部，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赤山烏桓數犯上谷，彤乃率勵偏何遣往討之。偏何擊破赤山，斬其魁帥，持首詣彤。塞外震讐，彤以恩信撫夷狄，皆畏而愛之，故得其死力。威聲暢於北方，西自武威，東盡玄菟，及

樂浪、胡夷皆來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永平十二年，徵爲太僕。彤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旣嘉其功，又美彤清約，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大小悉備。帝每見彤，常歎息以爲可屬，以重任。後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謂左右曰：「太僕亦吾之禦侮也。」十六年，使彤將萬餘騎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信有嫌於彤，行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乃妄言以爲涿邪山。彤不見虜而還，坐逗遛下獄，免。彤爲人沈毅，內重，自恨見詐無功，出獄數日，歐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賜，



物身自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其子逢具陳遺言帝雅重彤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召問逢疾狀嗟歎良久烏桓鮮卑追思彤每朝賀京師常過家拜謁號泣乃去遼東吏人爲立祠四時奉祭焉彤既葬子參遂詣奉車都尉竇固從軍擊車師有功遷遼東太守論曰祭彤武節剛方動用安重雖條侯不能過也且臨守偏海政移犢俗徼人請符以立信胡貊數級於郊下至乃臥鼓邊亭滅烽幽障者將三十年而一青之故以致感情惜哉峻法之敝也

### 任光

任光字伯卿南陽人初爲鄉嗇夫與世祖破王尋王邑更始

以爲信都太守及王郎起郡國皆降之光獨與都尉李忠令萬修同心固守廷掾持王郎檄詣府白光斬之於市以徇百姓發兵城守世祖自薊還狼貝不知所向傳聞信都獨爲漢拒邯鄲卽馳赴之光等孤城獨守恐不能全聞世祖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光率官屬迎謁世祖入傳舍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世祖遂與光等投暮入堂陽界使騎各持炬火彌滿澤中光炎燭天地舉城震怖卽開門降旬日之間兵衆大盛因攻城邑遂屠邯鄲城頭子路東平人姓爰名曾起兵盧城頭刁子都東海人



後俱爲部曲所殺。建武元年，封光阿陵侯。卒，子隗嗣。章和初，拜司空。

李忠

李忠，字仲都，東萊人。更始立，拜忠新博都尉。忠與任光同奉世祖，從攻下屬縣。至苦陘，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唯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卽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進圍鉅鹿，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忠母妻而令親屬招忠。時寵弟從忠爲校尉，忠責以背恩反城，卽時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是二心也。」世

任光從世祖出師而寵反之

祖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軍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宜募吏民能得家屬者，與錢千萬來從我。」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効命，誠不敢內顧宗親。」世祖廼使任光將兵救信都，會更始將兵攻破信都，忠家屬得全。建武二年，封中水侯。遷丹陽太守。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爲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愛慕之。墾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三公奏課爲天下第一。十九年卒。

邳彤

邳彤，字偉君，信都人。初爲王莽和成卒。正世祖徇河北，彤舉



城降世祖北至薊會王郎起兵使其將徇地唯和成信都堅守不下彤聞世祖從薊還欲至信都使五官掾張萬選精騎二千餘疋緣路迎世祖軍彤與世祖會信都世祖雖得二郡之助而兵衆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彤廷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嚮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自上古以來亦未有感物動民如此者也卜者王郎假名因執驅集烏合之衆遂震燕趙之地况明公奮二郡之兵揚嚮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克以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

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明公欲西邯鄲之民誰肯捐父母城池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世祖善其言而止拜彤爲後大將軍使將兵北至堂陽彤曉譬吏民世祖夜至卽開門出迎信都復反爲王郎捕繫彤父弟妻子使爲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顧家彤不得復念私也會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郎兵敗走彤家屬得免及拔邯鄲封靈壽侯行大司空事六年卒論曰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顯謀幾初者以理隱難昭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若乃議者欲因二郡之衆建入關之策委成業臨不測謀夫景同邳彤之廷對其爲幾乎語曰一言可以興邦



史紀  
卷之四十一  
斯近之矣

耿純

耿純字伯山，鉅鹿人。更始立，李軼兄弟用事，專制方面，賓客游說者甚衆。純求謁久之，迺得見。因說軼曰：「大王以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會，奮迅拔起，期月之間，兄弟稱王，而德信不聞於士民，功勞未施於百姓，寵祿暴興，此智者之所忌也。兢兢自危，猶懼不終，而况沛然自足，可以成功者乎？」軼奇之，承制拜爲騎都尉，授以節，令安集趙魏。會世祖渡河至邯鄲，純謁見世祖，深接之。純求自結納，會王郎反，世祖自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訢宿植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

隨奉迎於育，拜純爲前將軍，訢宿植皆偏將軍。使與純居前降宋子從，攻下曲陽及中山。時郡國多降邯鄲，純恐宗家懷異心，迺使訢宿歸，燒廬舍。世祖問故，純曰：「竊見明公單車臨河北，非有府藏之蓄，重賞甘餌，可以聚人者也。徒以恩德懷之，是故士衆樂附。今邯鄲自立北州，疑惑純雖舉族歸命，老弱在行，猶恐宗人賓客有不同心者，故燔燒屋室，絕其反顧之望。世祖歎息及世祖至，鄙止傳舍，鄙大姓蘇公密迎王郎將李暉，純覺之，將兵逆與暉戰，破斬暉。從平邯鄲，時赤眉青犢上江大槍鐵脰五幡十餘萬衆，並在射犬。世祖引兵將擊之，純軍在前，去衆營數里，賊忽夜攻純，兩射營中，士多死傷。



純勒部曲堅守不動，遼取死二千人，持彊弩各傳三矢，銜枚間行繞出賊後，齊聲呼譟，彊弩並發，賊衆驚走，追擊遂破之。馳騎白世祖，明日世祖與諸將至營，勞純曰：「昨夜困乎？」純曰：「賴明公威德，幸而獲全。」世祖曰：「太兵不可夜動，故不相救耳。」軍營進退無常，卿宗族不可悉居軍中，廼以純族人耿伋爲蒲吾長令，將親屬居焉。世祖卽位，封純東光侯。時真定王劉揚與縣曼賊交通，帝遣騎都尉陳副徵揚，揚閉城門不內，乃復遣純持節行赦令於幽冀，所過勞慰。王侯密勅純曰：「劉揚若見因而收之，純從吏士百餘騎至真定，止傳舍，揚稱疾不謁，以純真定宗室之出，遣人與純書，請相見。」純報曰：「奉使行

赦令於王侯牧守，不得先詣，如欲面會，宜至傳舍。時揚弟邳邑侯讓及從兄細各擁兵萬餘人，揚自恃衆強而純意安靜，卽從官屬詣之。兄弟並將輕兵在門外，揚入見純，純接以禮敬，因延請其兄弟皆入，乃閉閣悉誅之。因勒兵而出，郡中震怖，無敢動者。純還京師，因自請曰：「臣本吏家子孫，幸遭聖帝受命，爵爲通侯，天下畧定，臣無所用志，願試治一郡，盡力自效。」帝乃拜純爲東郡太守。時東郡未平，純視事數月，盜賊清寧。四年，以列侯奉朝請，從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老小數千隨車，駕涕泣曰：「願復得耿君。」帝謂公卿曰：「純年少，被甲冑爲軍吏耳，治郡廼能見思，若是乎？」六年，純辭就國，弔死問病民。



愛敬之。八年，東郡濟陰盜賊羣起，遣大司空李通擊之。帝以純威信著於衛地，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爲東郡太守。吏民悅服，卒於官。植宿訢，俱封列侯。

馬武

馬武，字子張，湖陽人。王莽末，武入綠林兵中，遂與漢軍合。更始立，以武爲振威將軍，與尚書令謝躬共攻王郎。及世祖拔邯鄲，與武登叢臺。從容謂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將之，何如？」武曰：「驚怯無方畧。」世祖曰：「將軍久將習兵，豈與我掾史同哉？」武由是歸心。及謝躬誅，武馳至射犬降。世祖見

之甚悅，引置左右。每勞饗諸將，武輒起斟酌於前。世祖以爲歡，復使其部曲至鄴。武叩頭辭以不願。世祖美其意，因從擊羣賊。世祖擊尤來五幡，敗於慎水。武獨殿，還陷陣，故賊不敢迫。進至安定，次小廣陽。武常爲軍鋒，力戰無前。諸將隨之，遂破賊，追至平谷而還。世祖卽位，以武爲侍中、騎都尉，封山都侯。建武六年，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西擊隗囂。漢軍不利，引下隴。囂追急，武選精騎還爲後拒，身被甲持戟奔擊，殺數千人。囂兵乃退，坐殺軍吏。詔將妻子就國。武徑詣洛陽，上將軍。邛綬削戶五百，改封揚虛侯。因留奉朝請。帝後與功臣譙語，從容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禹曰：「臣



四曲也

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志行修整，何不為掾功曹？餘各以次對。至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勿為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武為人嗜酒，濶達，敢言，常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為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徧賜列侯，而大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保其福祿，終無誅譴者。二十五年，武以中郎將將兵擊武陵蠻夷，還上印綬。顯宗初，西羌寇隴右，覆軍殺將，復拜武捕虜將軍，將烏桓、黎陽營三輔募士、涼州諸郡羌胡兵及苑刑合四萬人，擊之。到金城浩亶，與羌戰，斬首六百級。羌引眾出塞。

范氏之文  
遠遜班馬  
然其意議  
稍可取者  
亦錄之否  
必至於無  
河存矣

武追擊到東西邯，大破之，斬首四千六百級，獲生口千六百，人餘皆降散。武振旅還京師，增邑七百戶。永平四年卒，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不用。原夫深圖遠算，固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勲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執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菹戮，不其然。



乎自茲以降迄於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勲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數縣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民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曲法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用則羣心難塞獨任則兼才不逢校其勝否即事相權故高厚典禮允咎元功綜核名實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高密數公則與參國議其餘並優以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於後夫崇

恩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招廣賢之路意者其餘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太傅高密侯鄧禹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棘陽人大司馬廣平侯吳漢河南尹阜成侯王梁漁陽人左將軍膠東侯賈復琅邪太守祝阿侯陳俊南陽人建威大將軍好時侯耿弇驃騎大將軍參議侯杜茂南陽人執金吾雍奴侯寇恂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襄城人征南大將軍舞陰侯舞陽岑彭左曹合肥侯堅鐔襄城人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上谷太守淮陽侯淮陵王霸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宛人信



都太守阿陵侯任光、征虜將軍穎陽侯祭遵、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櫟陽人右將軍槐里侯萬修、扶風人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漁陽人太常靈壽侯邳彤、衛尉安成侯銚期、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鉅鹿人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大司空固始侯李通、捕虜將軍揚虛侯馬武、大司空安豐侯竇融、驃騎將軍慎侯劉隆、安衆宗室太傅宣德侯傳作卓茂、

竇融

竇融字周公，扶風人。廣國七世孫。王莽末，融為波水將軍。莽敗，融降更始。大司馬趙萌薦融為鉅鹿太守。融見更始新

立東方尚擾，不欲出關。而高祖父嘗為張掖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為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融於是日往守萌，辭讓鉅鹿。圖出河西，萌為言更始得為張掖屬國都尉，融大喜，即將家屬而西。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河西翕然歸之。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庫鈞、張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彤、並州郡英俊，融皆與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不同心戮力，則不能自守。權均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為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



議既定，咸以融世任河西，爲吏人所敬，向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居屬國，領都尉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河西民俗質樸而融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修兵馬，習戰射，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輒破之。其後匈奴懲又稀，復侵寇，保塞羌胡皆震服，親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饑者歸之，不絕。融等聞光武卽位，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時隗囂稱建武年號，融等從受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游說河西曰：「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効。今卽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殆，雖悔無及。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各當據其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融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其中智者皆曰：「漢承堯運，歷數延長，今皇帝姓號見於圖書，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建明漢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及道士西門君惠言劉秀當爲天子，皆近事暴著，智者所共見也。且以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他姓殆未能當也。諸郡太守或同或異，融小心精詳，遂決策東向。五年，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帝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招之，以逼囂。述亦發使遺融書，遇鈞於道，卽

無及。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各當據其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融召豪傑及諸太守計議，其中智者皆曰：「漢承堯運，歷數延長，今皇帝姓號見於圖書，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建明漢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及道士西門君惠言劉秀當爲天子，皆近事暴著，智者所共見也。且以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他姓殆未能當也。諸郡太守或同或異，融小心精詳，遂決策東向。五年，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帝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招之，以逼囂。述亦發使遺融書，遇鈞於道，卽



與俱還。帝見鈞甚歡。禮饗畢遣還。賜融璽書曰。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效任囂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

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旣至。河西咸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融復遣鈞上書曰。臣融竊伏自唯。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業。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爲心。謹遣同產弟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



封間行通書帝復遣席封賜融友書所以慰藉之甚備融既  
淡知帝意乃與隗囂書責讓之曰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  
懷附親遇厄會之際國家憂之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  
遣伯春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  
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爲此也而忿憤之間改節易圖君臣分  
爭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難就去從義爲橫謀百年累之一朝  
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融竊痛之當  
今西州地執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  
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  
強國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

注留子謂  
見在之子  
對伯春故  
曰留近強  
解止是質  
子言恟必  
見誅不可  
留也

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危矣棄子微功於  
義違矣且服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遣發伯春垂涕相  
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事君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自起  
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爲坵墟生民轉於溝壑今其存者  
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傷痍之痛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  
賴天運少還而將軍復貪禍難是使積疴不得遂瘳幼孤將  
復流離其爲哀痾悲傷言之可爲酸鼻庸人且猶不忍况仁  
者乎融聞爲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德取怨知且以  
言獲罪也區區所獻惟將軍省焉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  
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之乃賜融外屬圖及太史公



德薄指囂也

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詔報曰、每追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繼統以正、長君少君、尊奉師傅、修成淑德、施及子孫、此皇太后神靈上天、祐漢也、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慄慙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非忠孝慤誠、孰能如此、豈德薄者所能克堪、囂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間離之說、亂惑真心、轉相解構、以成其姦、令忠孝失望、傳言乖實、不可不思、關東盜賊已定、大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武、以應期會、融被詔、卽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初先零羌封何、殺金城太守、据其郡、隗囂使使賂遺封

何、與結盟、欲發其衆、融進攻、封何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得牛馬羊萬頭、穀數萬斛、因並河揚威武、伺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帝以融信効著明、益嘉之、詔右扶風修理融父墳、塋祠以太牢、梁統使人刺殺張玄、遂與囂絕、皆解所假將軍、邛綬七年、隗囂發兵寇安定、帝將自征之、戒融師期、會遇兩道斷、且囂兵已退、融至姑臧、被詔罷歸、融恐大兵遂久不出、乃上書曰、隗囂聞車駕當西、臣融東下、士衆騷動、計且不戰、囂將高峻之屬、皆欲逢迎大軍、後聞兵罷、峻等復疑、囂揚言東方有變、西州豪傑、遂復附從、囂又引蜀將、令守突門、臣融孤弱、介在其間、雖承威靈、宜速救助、國家當其前、臣融促其



後緩急迭用首尾相資，器執排迕，不得進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進，久生持疑，則外長寇讐，內示困弱，復令讒邪得有因緣，臣竊憂之。唯陛下哀憐，帝深美之。八年，車駕西征隗囂，融率五郡太守及羗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高平第一。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帝善之，乃置酒高會，引見融等，待以殊禮，遂共進軍。囂衆大潰，城邑皆降。帝高融功，詔封融爲安豐侯，弟友爲顯親侯，遂以次封竺曾爲助義侯，梁統爲成義侯，史苞爲褒義侯，庫鈞爲輔義侯，辛彤爲扶義侯。封爵旣畢，乘輿東歸，悉遣融等西還所鎮。融以兄弟並受爵位，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

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及隴蜀平，詔融與五郡太守奏事京師，官屬兵客相隨，駕乘千餘兩馬牛，羊被野。融到，詣洛陽城門，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侯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數月，遷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愈親厚，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因侍中金遷，口達至誠，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識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何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因請



間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逡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他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他事勿得復言融不敢復陳請二十年免加持進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皆相與並時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師奴婢以千數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爲比二十三年友卒永平五年融卒謚曰戴侯長子穆尚內黃公主明帝以穆不能修尚而擁富資居大第常令謁者一人監護其家居數年謁者奏穆父子數出怨望語帝令將家屬歸本郡唯穆子勲以泚陽公主婿留京師穆坐賂遺小吏郡捕素與子宣俱死勲亦死洛陽獄十四年封勲弟嘉爲

安豐侯奉融後友子固字孟孫尚涅陽公主爲黃門侍郎顯宗卽位十餘年時天下乂安帝欲遵武帝故事擊匈奴通西域以固明習邊事十六年拜爲奉車都尉與騎都尉耿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萬二千騎出酒泉塞謁者僕射耿秉駙馬都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居延塞太僕祭彤度遼將軍吳棠將河東北地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固忠至天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呼衍王走追至蒲類海留吏士屯伊吾盧城耿秉秦彭



絕漠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來苗文穆至匈河水上虜皆奔走無所獲祭彤吳棠坐不至涿邪山免為庶人時諸將唯固有功加位特進明年固復出玉門擊西域遂破白山降車師固在邊數年羌胡服其恩信肅宗即位以公主修勅慈愛累世崇重加號長公主固久歷大位甚見尊貴賞賜租祿貲累巨萬而性謙儉愛人好施士以此稱之卒謚曰文侯勲子憲建初二年女弟立為皇后拜憲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黃門侍郎憲恃宮掖聲執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不敢計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漢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

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而詔書切切猶以舅氏田宅為言今貴上尚在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和帝即位太后臨朝憲以前太尉鄧彪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故尊崇之以為太傳其所施為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又屯騎校尉桓郁累世帝師而性和退自守故上書薦之令授經禁中所以內外協附莫生疑異睚眦之怨莫不報復初謁者韓紆嘗考劾其父勲獄憲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勲冢齊瑒王子都卿侯暢來弔國憂得幸太后憲懼分已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

王莽尊事  
孔光故智



中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後事覺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  
誅自求擊匈奴以贖罪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  
軍以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北軍五校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  
胡兵出塞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虜衆奔潰單于遁走追擊  
諸部遂臨私渠北鞬海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  
羊橐駝百餘萬頭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憲秉遂登燕然山  
出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遣軍司馬吳汜梁  
諷使北單于宣明國威時虜中乖亂汜諷所到輒招降之前  
後萬餘人遂及單于於西海上致以詔賜單于稽首拜受諷  
因說宜修呼韓邪故事單于卽將其衆與諷俱還到私渠海

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温禺鞬王奉貢入侍詔使中郎將  
持節卽五原拜憲大將軍明年詔封憲冠軍侯邑二萬戶篤  
鄆侯景汝陽侯瓌夏陽侯憲獨不受封遂將兵出鎮涼州以  
侍中鄧疊行征西將軍爲副會帝西祠園陵詔憲與車駕會  
長安及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尚書令韓稜正  
色曰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慙而止北單于遣車詣儲  
臣等款居延塞欲人朝見願請大使憲上遣中護軍班固行  
中郎將與司馬梁諷迎之會北單于爲南單于所破被創遁  
走固至私渠海而還憲以北虜微弱遂欲滅之明年復遣右  
校尉耿夔司馬任尚等將兵擊北虜於金微山大破之北單

誅死  
無生



于遁走不知所在。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尚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傅毅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僕射郅壽樂恢並以忤意自殺。由是朝臣震懾，望風承旨，篤位特進，景執金吾，瓌光祿，勲權貴顯赫，傾動東都。景尤侈縱，奴客緹騎，依倚形執，強奪財貨，篡取罪人妻畧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讐。尚書何敞上封事曰：夫忠臣犯主威，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猶爲之者，何耶？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竇憲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

姓奢侈僭倂，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洶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爲憲等長保祿位，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平勃順呂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爲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絲絲，塞其涓涓，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也。憲等深怨之，出敞爲濟南王太傅。四年，封鄧疊爲穰侯，疊與其弟步兵校尉磊及憲女婿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爲不軌。帝陰知其謀，乃與中長侍鄭衆定議誅之。會憲及鄧疊班師還京師，詔使大鴻臚持節郊迎，賜軍吏憲等至，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



南北宮閉城門、收捕疊磊璜舉、皆下獄誅憲及篤景瓌皆遣  
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  
國皆迫令自殺、瓌以素自修徙封羅侯、初竇后譖殺梁氏、永  
元十年梁棠兄弟徙九真、還路由長沙逼瓌令自殺、唯嘉子  
萬全嗣安豐侯、



